



克劳塞维茨传

〔联邦德国〕威廉·冯·施拉姆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Wilhelm von Schramm
CLAUSEWITZ
Leben und Werk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卡河畔埃斯林根
贝希特勒出版社 1977 年版译

◎

KÈLÀOSÈWÉICÍ ZHUÀN
克劳塞维茨传
〔联邦德国〕威廉·冯·施拉姆 著
王庆余 王泰智 译
刘祺宝 胡君宣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7017·121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10 千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17 1/8
定价：2.35 元

译者前言

著名的德意志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是并不陌生的。他的名著《战争论》在我国早已翻译出版，广为人知。现在这本《克劳塞维茨传》中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和事业，熟悉《战争论》的读者也将从中了解到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及《战争论》一书的形成过程。书中叙述了当时欧洲的广泛历史背景以及克劳塞维茨所处时代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普鲁士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复杂斗争，这对于我国史学界和军事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我们在这里想就克劳塞维茨及其军事思想、本书及其作者作些扼要介绍，这或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克劳塞维茨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近代欧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青年克劳塞维茨目睹了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随法国革命接踵而至的，便是震撼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统率的法军占领了德意志的大部领土，将它置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地位。尽管法军所到之处，犹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清除了许多封建障碍，但是它对外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不能不遭到被占领国家及其人民的强烈反抗，终于导致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和灭亡。在这一历史时期，战争的规模和作战的方式都有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有关战争的

新现象和新问题，要求人们去认识和理解，并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学说，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和主观需求下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体系并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

克劳塞维茨和当时一般的德意志人一样，出于爱国热忱，不堪忍受外来压迫和掠夺，积极参加了1813—1815年的解放战争。他依据自己的战争经历，细心考察历次战争现象，先后研究了历史上一百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战例，批判地阅读了当时各种军事理论文献，系统地总结了战争经验，建立了独创的完整的军事理论，写下了不朽著作《战争论》。这本巨著自1832年问世以来，已经再版二十次，并被译成各种世界通用语言的译本，广为流传，被推崇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主要经典著作，克劳塞维茨本人也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

克劳塞维茨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提出一些带有某种唯物主义成分的精辟见解。他第一个正确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① 这一名言。他还论述了人民群众的“小型战争”和游击战争，强调“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来说是能起很大作用的”^②，“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③。他还明确指出，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互为影响，认为“我们消灭敌人军队时，并不是仅仅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④。他在有关战争的其他重要问题上同样运用军事辩证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军事原则，如最大限度地使用兵力，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于主突方向，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

① 《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②③ 同上，第241页。

④ 同上，第61页。

速性和坚决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等等。他在分析防御能更充分地利用地利、战术上的攻击时机和方式、战场准备的优越条件和民众的支持等同时还指出，防御本身是比进攻更强有力的一种作战形式，主张借助防御赢得时间，以便在取得优势后转入进攻。这本传记对上述军事思想和原则的形成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和著作历来予以高度的重视，对于他所提出的关于战争的精辟见解和正确的军事原则也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认识，从总体上看，仍未能摆脱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窠臼。他在回答“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时，却把战争说成“无非是扩大的搏斗”^①。他所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重要理论命题，虽然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与政治的提法在总的方面看是一致的，但其中有些概念的内涵却有所不同。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政治是国家人格化了的智慧，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②，是这一政府与那一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不懂得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看不到产生战争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冲突，战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因而他无法揭示战争的本质，更不能明确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阶级实质。

二

中译本《克劳塞维茨传》的原书名是《克劳塞维茨的生平与事业》。本书内容十分丰富，史料翔实可靠，作者文笔生动流畅，被认为是当代有关克劳塞维茨的权威著作。它向读者展示了克劳塞维茨一生的坎坷道路，读后会对克劳塞维茨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① 《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3 页。

② 同上书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897 页。

书中首先介绍了克劳塞维茨的身世。他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但是他家贵族称号的来历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实际上，他的家族是属于接近平民阶层的市民阶级。他从十二岁起即投身封建行伍，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戎马生涯。他原有的学历虽浅，但他毕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听过康德主义者基泽韦特的哲学课，研读过当时著名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的著作，热爱大诗人席勒反映德意志民族意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学作品，还阅读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尽管他置身于普鲁士王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营垒，但就其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而言，他已站到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中了。他后来成为以香霍斯特为首的普鲁士军事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决不是偶然的。他同军事改革派主要成员之间的亲密友谊和他们的军事改革活动和斗争，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本书还为我们深刻理解克劳塞维茨在军事理论上的许多独创性论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背景，详尽地描述了克劳塞维茨亲身经历的 1793 年普鲁士军队反对法军的“美因茨围攻战”、1806 年普鲁士军队同法军在耶拿附近会战中所遭到的惨败、1812 年俄国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 1813—1815 年的历次解放战争。他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战争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所引起的，而且得出结论说，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并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他从普鲁士的军事失败中认识到，要从拿破仑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振兴民族，因此军事改革势在必行。克劳塞维茨到过法国、瑞士、俄国、波兰等国，转战东西，攻读外语，细心考察各个民族特点和异乡风土人情。他不仅象历史学家那样记述了战争和历史事件，而且象哲学家那样力图阐明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他亲身参加了 1812 年俄国大败拿破仑军队的博罗迪诺会战和斯摩棱斯克会战，从中总结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疲惫敌

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最后战胜敌人的经验，使之成为他积极防御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还预见到，拿破仑必败，俄国是不可征服的。克劳塞维茨向往德意志的统一，反对封建割据的君主政体，当时就提出：“如果说有一个最不致引起德意志人反对的政体形式的话，那就是共和政体。”^①

克劳塞维茨个人素质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他在自己坎坷一生中既能随遇而安、适应环境，又不安于现状，总是在可能范围内如饥似渴地进行自学，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展自己的视野，从而使自己从一个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下级军官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在生活的每一阶段，无论是在法国受拘留过程中，还是在俄国任职期间，尤其是在 1815 年后处于有职无权的逆境中，他从未放下过书本，也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甚至把休息时间也用来演算数学题。天才来自勤奋。克劳塞维茨的一生也证实了这一真理。这本传记对克劳塞维茨自学成材的过程做了大量的介绍，使读者了解到克劳塞维茨是在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后才取得成就的。

克劳塞维茨同玛丽的爱情和婚姻是建筑在共同的理想和事业的基础上的。玛丽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自幼受到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熏陶，象克劳塞维茨一样具有炽烈的爱国主义热忱，渴望改革普鲁士的不合理的制度。她非常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情人和丈夫，具有在当时女性中难得的宽广胸怀，能够忍辱负重，克服重重困难与阻力，帮助丈夫完成他的事业。本书以大量篇幅和书信深入细致地描述了玛丽对克劳塞维茨的深情相爱、忠贞不渝，终于成为他的患难知音和得力助手。在他的军事理论的成就中，尤其在《战争论》一书中，同样凝聚着玛丽的心血。尽管他们婚后未能生育子女，但是在共同的精神事业中却硕果累累。书中关于他们之间的

^① 本书第 168 页。

这些真挚情谊和共同勤奋工作的描述，十分真切感人，为本书增色不少。

三

本书作者威廉·里特尔·冯·施拉姆，1898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商人家庭，卒于1983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负了重伤。战后曾先后在埃尔兰根和慕尼黑上大学，于1922年取得博士学位。在1924年至1933年期间，他曾任《慕尼黑最新消息报》文艺编辑，同时从事文艺创作和撰写文艺评论。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曾被认为是“不可靠分子”而失去了工作，但后来在陆军杂志《德意志步兵》任编辑和在军队参谋部门编写军情。战后，他主要从事写作，发表过一些中、长篇小说及其他著作。这本《克劳塞维茨传》是他的代表作。

作者在本书的序言里，详细叙述了他研究克劳塞维茨及其主要著作《战争论》的过程，介绍了当代各国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状况和本书的撰写过程以至《战争论》历次再版的情况，特别是他在书中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和纳粹德国背弃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军事思想而遭到的惨败教训，论述了希特勒和七·二〇事件中被捕后自杀未遂而被枪决的贝克上将对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各种认识。这些史料和观点对于从事军事科学的研究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效果评述过侵略性的拿破仑战争，肯定了它对推动欧洲革命的功绩，因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还“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①。但是本书作者把在历史上有一定进步作用的拿破仑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36页。

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类比，混为一谈。书中对列宁和斯大林以及由他们创建和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认识是和我们不同的，也是不可取的。由此可见，作者所受到的阶级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是我国首次公开翻译出版的克劳塞维茨传记，是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贝希特勒出版社 1977 年版本翻译的。全书共十篇四十章。除正文外还有《序：通往克劳塞维茨之路》和《引言：克劳塞维茨传记今日观》，并附有作者注释和资料来源，我们均全文翻译。书中十幅文字图表均予以照载，地图均照原图译制；其中三幅由于印刷文字不清和若干历史小地名难以查清，对一些不重要的地名作了删节。书中附有的照片，只选其中重要的刊登。为了方便读者对照《战争论》一书阅读，绝大多数人名、地名与《战争论》所译一致。

我们这几个译校者大多曾在六十年代初参加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译本的校订工作。我们平素对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和著作缺乏研究，而且只是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推敲也不够，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曾和我们一起参加过《战争论》中译本校订工作的鲍世修同志对本书翻译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谨此致谢。

1983 年秋于北京

目 录

序 通往克劳塞维茨之路	1
引言 克劳塞维茨传记今日观	11
第一篇 普鲁士人中的新成员	33
第一章 可疑的贵族出身	33
第二章 军营之子	46
第三章 典型的自学者	61
第四章 受命担负起崇高的使命	69
第五章 命运的相遇	74
第二篇 危机与灾难	87
第一章 在失败之前	87
第二章 通向俘虏营之路	95
第三章 创伤	101
第三篇 违愿的深造旅行	110
第一章 启程前往法国	110
第二章 苏瓦松和巴黎	116
第三章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127
第四章 放逐带来的精神收获	135
第五章 浪漫主义的游历	144
第六章 科佩的伟大文学	156
第四篇 保守的革命者们	169
第一章 归来	169

第二章 在胜利者的罗网中	181
第三章 在夹缝中	191
第四章 爱情的慰藉	202
第五章 危险的 1809 年	209
第六章 诱惑与尝试	220
第五篇 解放战争之前	231
第一章 准备时期	231
第二章 谋反的岁月	238
第三章 罗曼蒂克插曲	255
第四章 西里西亚作为民族的堡垒	264
第五章 天才即勤奋	272
第六章 信念录	283
第六篇 俄国 1812 年	292
第一章 发自战地的书信	292
第二章 在俄国的经历	309
第三章 前所未有的战争经验	326
第四章 陶罗根协定	340
第七篇 在历次解放战争中	355
第一章 临时归来	355
第二章 1813 年的小型战争	373
第三章 军首长	391
第四章 军事哲学家与 1815 年的和平	402
第五章 在法国的第二次深造旅行	411
第八篇 保皇的反对派	419
第一章 “莱茵河畔的华伦斯坦阵营”	419
第二章 时间是属于你们的	433
第三章 克劳塞维茨与政治	440

第九篇 完成了的未完成作	457
第一章 最后的几项使命	457
第二章 死亡来得迅速	467
第十篇 军事哲学家在自己的祖国	477
注释	492
资料来源	515
人名索引	521

序

通往克劳塞维茨之路

—

我是在巴伐利亚第四步兵团当少尉排长时第一次接触到克劳塞维茨的。到 1976 年春天，整整有六十个年头了。当时，我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的一家野战书店买到了一本《战争论》，那天是我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不久。这本一卷本的战时版《战争论》^①是个简装本，而且是用战争期间生产的劣等纸张印刷的。尽管如此，它竟熬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以及我的战俘营生活，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手中。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藏书已于 1942 年 11 月连同我在柏林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后来买的新书也在以后的岁月里丢失殆尽，唯独这本战时版的《战争论》却一直留在我身边。随着时光的流逝，它虽已破旧不堪，但由于我在上面作了很多加重号和眉批，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它始终是我最乐意研读的版本。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少尉已经理解了克劳塞维茨。使我爱不释手的是这本书的魅力。战争拖延越久，我就越是经常地去求教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三篇有关精神要素的章节给我的印象最深。但直到 1918 年战争失败以后，我才开始懂得，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最后决定战与和、胜与败的是政治。然而，我对全书仍没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可是当时又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原来所在的团里和我当时的战友之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的。就是在我 1937 年担任了军事杂志《德意志步兵》的主编以后，我也不得不

说，即使那些同我经常来往的将军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也不比我高明多少。国防军那时正处在兴建时期，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读这种“大部头”书。但是，他们几乎人人都对这部书的作者怀有极大的崇敬。简直可以说，摘录和援引克劳塞维茨，是每一个有素养的军官的“时髦装饰”。有一段典型的供词可以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后来死于俄国战俘营中的陆军元帅冯·克莱斯特 1945 年在英国战俘营中对英国军事作家里德尔·哈特讲的一番话^②：“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已被我们这一代人遗忘了，我早在军事学院和参谋部时，就是如此。他的语句虽然常被摘录，但他的书却已无人精心研读了。他更多地被看作是军事哲学家，而不是被当作实践的导师了。史里芬的作品受到更大的重视。但是，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世界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他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名言更是如此。它表明，政治因素较之军事因素更为重要，而德国的错误恰恰在于它以为军事上的成功可以解决政治问题。”

二

至于说到我作为这本克劳塞维茨传记的作者，我必须在这里承认：直到 1942 年我才开始系统地研究《战争论》这本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越来越令人疑惑了。我当时担任《我们的陆军》杂志和陆军最高司令部军务处之间的联络军官，这个司令部大约存在了一年，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才有机会开始研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这主要是由于我的顶头上司、陆军广播电台评论员⁹ 库尔特·迪特马尔中将推动的结果。他经常在评论中援引克劳塞维茨。当然，希特勒有时也提到克劳塞维茨，但大多只是提及《我的信念和信仰》^③ 这篇纪念文章的作者。而迪特马尔却是以经典的军事哲学的准则来分析当时的战事的。他私下对我说，这是为

了警告那个最高的战争指挥者，让他不要忽视这些论点，否则就会大难临头。他还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贝克上将的看法完全一致，他经常和贝克见面，并讨论这些问题。迪特马尔说：“他是熟谙克劳塞维茨的专家，尤其熟悉第八篇《战争计划》。”当 1955 年贝克的《论文集》发表时，我发现这席话是对的。这位当年的陆军参谋长终于倒向了克劳塞维茨，并且以他的学说指导自己的行动。

1945 年，灾难性的失败到来了，正象迪特马尔所担心的那样，也正象克劳塞维茨专家贝克 1938 年就预料到的那样。通过无条件投降，这次失败也就成了一次全面的失败。尤其是俄国人，他们懂得如何在政治上充分利用他们的这次胜利。他们自己在 1941 年曾经处在失败的边缘。然而，“俄国人依靠克劳塞维茨取得了胜利”，当我们从战俘营获释以后又可以通信时，迪特马尔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过。确实，这个论点在我回忆东部战场的某些情况时得到了证实。例如：

第十七军团于 1941 年 9 月攻克了波尔塔瓦。我当时在这个军团的司令部工作。我们被安置驻扎在还是沙皇时代修建的一所军事学院的楼房里。军团司令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步兵上将命令我去清点那里的图书馆的藏书，然后向他报告。在那里，我除了发现有不少译成俄文的德国军事勤务条令以外，还找到了不下十本《战争论》，其中俄文版的七本，德文版的三本。在我们占领的较大的城市的所谓文化馆里，到处都可以找到一本俄文的《战争论》。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听了我的报告以后，¹⁰并未感到意外，但对此也未作进一步的评论。直到 1944 年 7 月 20 日悲剧*发生前不久，他当时担任驻法国的军事司令官，而我是西区最高司令部的所谓“高级报告员”，直到这时，施蒂尔普纳格尔

* 1944 年 7 月 20 日，纳粹德国军内一批青年军官密谋暗杀希特勒，未果，遭到希特勒的镇压。——译者

才同贝克一样，再次谈起了克劳塞维茨和俄国人。

三

1946 年年中，我从美国战俘营返回以后，开始整理我所经历的丰富的战史，而且是根据在克劳塞维茨著作中可以读到的准则来进行整理的。然而，对立观点的势力开始时还十分强大，因而人们还不能援引这位军事哲学家的言论。很多人根本不想再谈及战争。直到 1955 年 5 月德国条约签订*以后，才逐渐有可能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同年，贝克上将的《论文集》发表了，出版者是联邦国防军“元老”将军之一汉斯·施派德尔博士。这些论文主要从政治上评价克劳塞维茨，并用他的准则去衡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就大大推动了克劳塞维茨的复兴，使之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渡过踌躇的初期阶段以后，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了起来。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了这一发展，那就是 1961 年由前总参谋部的军官和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现役军官重新组织的协会，不再象以往那样以史里芬的名字来命名，而是称之为克劳塞维茨协会了。这一新的命名主要应归功于该协会的现任名誉主席、退役中将库尔特·韦克曼。

此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工作也开始了。尤其是当时在明斯特大学讲授近代史的讲师韦尔纳·哈尔韦格博士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早在 1952 年，他就在斐迪南·迪姆勒 11 的老出版社（它后来从柏林迁到了波恩）根据原稿出版了第十六版的完整本《战争论》，并附有一篇历史评论性的介绍。1966 年出版的第十七版是前版未改动的重印版。六年后出版了第十八版，这一版根据原始手稿做了较大修订，还附有一个广泛的参考书目录，

* 指 1954 年 10 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签订的《巴黎协定》于 1955 年 5 月生效，联邦德国获得独立地位。——译者

以及一篇新写的长篇导言，题目是《克劳塞维茨今昔观》。此外，哈尔韦格 1957 年在格丁根的穆斯特施米特出版社编辑的《人物与历史》丛书中发表了一篇克劳塞维茨简论，介绍了他的生平并高度评价了这位军人、政治家和思想家。格尔特·施塔姆普以《克劳塞维茨在原子时代》为题出版的摘录，把经典军事哲学向广大读者作了合乎时代要求的介绍^④。

其实，自汉斯·罗特费尔斯的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表以来^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增强了这样的信念，即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政治学和社会政治学的经典作家。他确定了战争是政治的手段这一定义，而且看到它是从属于各个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并且证明：社会结构不断改变着战争的面貌。尤其是战争本身，它是如此强烈地影响和改变着政治与社会、经济与技术。除了流血的革命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历史事件可以同它相比拟的。因此，克劳塞维茨强烈地警告人们，不要把战争看成是纯粹的军事事务，不要只是从军事角度去进行战争。战争决定集团、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和凶吉。理解它，即在精神上掌握它，并用人所具有的全部理智去指导它的进行。这是一项急切的政治使命。而从这样一个合乎时代的要求出发，随之就产生了第二个不可忽视的必要性：即对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成果必须传播到“人们中间”去，就是要使其社会化。在实行普遍兵役制的这个时代，普遍的防务意识也应当通过它来加以阐明。这不仅同国防院校和军官学校有关，而且由于在两次 12 世界大战中都发生了错误，并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也应当成为负责国家政治事务的人的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到了 1955 年才明白。

我在《治国艺术和武装力量》^⑥一文中把这种深化了的认识公开地表达出来。后来我在慕尼黑政治科学学院授课时又提到了这一点。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序幕，因为广大的公众还未能跟上